

名家经典

Celebrity
Classics



外国文学经典

Foreign Literature Classics



大卫·科波菲尔（下）

〔英〕狄更斯 著 宋兆霖 译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河南文艺出版社



大卫·科波菲尔

(下)

[英]狄更斯 著
宋兆霖 译

河南文艺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卫·科波菲尔:全2册/(英)狄更斯著;宋兆霖译.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4

(外国文学经典/柳鸣九主编.名家经典)

ISBN 978-7-5559-0112-9

I.①大… II.①狄…②宋… III.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26769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总印张 35.5
总字数 840 000
版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总定价 69.00 元(上、下)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三十一章	一个更大的损失	1
第三十二章	走上漫漫路	13
第三十三章	无忧无虑	36
第三十四章	姨婆使我大吃一惊	56
第三十五章	沮丧	67
第三十六章	满腔热情	93
第三十七章	一杯冷水	114
第三十八章	散伙	124
第三十九章	威克菲尔和希普	145
第四十章	浪迹天涯的人	169
第四十一章	朵拉的两位姑妈	180
第四十二章	搬弄是非	200
第四十三章	再度回顾	225
第四十四章	我们的家务	235

第四十五章	姨婆的预言应验	254
第四十六章	消息	274
第四十七章	玛莎	291
第四十八章	持家	305
第四十九章	坠入迷雾	320
第五十章	梦想成真	335
第五十一章	踏上更长的旅程	348
第五十二章	我参加了大爆发	370
第五十三章	又一次回顾	400
第五十四章	米考伯先生的事务	407
第五十五章	暴风雨	426
第五十六章	新创和旧伤	441
第五十七章	移居海外的人们	449
第五十八章	出国	463
第五十九章	归来	471
第六十章	爱格妮斯	492
第六十一章	两个悔罪者	504
第六十二章	我的指路明灯	520
第六十三章	一位来客	532
第六十四章	最后的回顾	542

第三十一章 一个更大的损失

在佩格蒂的恳求下,我无须多加考虑,就决定在原地再停留几天,等那位可怜的马车夫的遗体运往布兰德斯通后再离开。这也是他最后的一次旅行了。早在多年以前,佩格蒂就用自己的积蓄,在我们那片古老的教堂墓地里,靠近“她可爱的女孩”(她一直这样叫我母亲)坟墓处,买下了一小块地,作为她跟马车夫长眠的地方。

能陪伴佩格蒂,为她做我能做的一切(其实充其量只有一点点),我感到非常满意,想到都高兴,即使是现在,我都希望能有那样做的机会。不过,恐怕最让我感到无比满足的是,凭着我和他们的关系以及我的职业性质,我负责保管巴基斯先生的遗嘱和解释遗嘱的内容。

建议在箱子里寻找遗嘱是我提出的,可说是我的功劳。经过一番搜寻,我们终于在箱子里一只马料袋的下面找到了遗嘱。在这只袋子里,除了一些草料外,还有一只带表链和坠子的金壳老怀表,这只表,巴基斯先生只在结婚那天挂了挂,婚前婚后大家都从来没有见过;还有一只形状像条腿的银质烟斗塞^①,一只仿制的柠檬里面装满小杯小碟;我

① 烟斗塞:用来把烟斗中的烟丝压紧的烟具。

多少认为，这是在我还是小孩时，他买了准备送给我的，后来又舍不得了。袋里还有八十七个半几尼，全是一几尼和半几尼的，还有二百一十镑崭新的钞票，几张英伦银行的股票收据，一块旧马蹄铁，一个假先令，一块樟脑，一个牡蛎壳。牡蛎壳外面磨得很光滑，内部闪出缤纷的光彩，由此我断定，巴基斯先生对于珍珠，只有笼统的观念，从来没有达到真正弄清楚的程度。

多少年来，巴基斯先生每天驾车来来往往，可不管马车赶往哪儿，他都带着这只箱子。为了更好地避人耳目，他编了一套假话，谎称这只箱子是“勃莱克鲍先生的”，“暂交巴基斯保管，以待索取”。巴基斯特意把这句假话写在了箱盖上，现在，这些字已经模糊不清了。

我发现，这么些年来，他苦心积攒，成绩卓著。他的财产，折成钱数，差不多有三千镑。按照遗嘱，其中的一千镑他遗赠给佩格蒂先生终生收取利息；佩格蒂先生死后，全部本金由佩格蒂、小艾米莉和我三人平分；要是我们三人中有谁死了，则由活着的人平均分配。除此之外，他死后，其余一切财产全都留给佩格蒂，佩格蒂是他其余遗产的继承人，同时也是他最后遗嘱的唯一执行人。

当我尽可能郑重其事地高声宣读这一文件时，以及不厌其烦地一再向有关人员解释其中的条款时，我觉得，自己十足是个代诉人了。我开始感到，博士公堂比我原先所想象的要重要得多。我对这份遗嘱做了仔细的检查审核，断定它在各方面都完全合法，还用铅笔在边上做了一些记号什么的。我觉得自己居然懂得这么多，实在有点儿了不起。

我在安葬前的一个星期内，既要办这件深奥的事，又要替佩格蒂算清她名下应得的财产，还得有条不紊地把一切事务做一番安排，并在每一件事情上帮她想办法、出主意，对此我们俩人都感到高兴。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在这期间我们一直没有见到小艾米莉，不过他们告诉

我，再过两个星期，他们就要不事铺张地举行婚礼了。

我并没有按名分参加葬礼，要是我可以冒昧地这样说的话。我的意思是说，我并没有穿黑袍，佩飘带，像要吓唬鸟儿似的。不过我一大早就步行到布兰德斯通，等到巴基斯先生的灵柩，在佩格蒂和她哥哥的护送下来到墓地时，我已经在墓地了。那位疯绅士，在我从前住过的房间的小窗口，远远地望着我们。齐利普医生的小婴孩，伏在保姆的肩上，冲着牧师，摇晃着自己的大脑袋，转动着他那向外突出的眼睛。欧默则气喘吁吁地站在人们背后。除此之外，也就没有别的人了，很安静。一切都完事之后，我们在墓地上徘徊了一个小时，还从我母亲坟前的树上摘下了几片嫩叶。

写到这儿，我感到一阵恐怖。一片乌云低垂在远方的市镇上空，我独自一人返回镇上。现在我真害怕接近它。想到那个难忘的晚上发生的事，要是我这会儿继续写下去，那事就非重演一番不可，我实在受不了。

那件事不会因为我写了它就变得更坏，但也不会因为我不愿写而不写，它就变得较好。事情已经发生了，再也无法使它消除，再也不能使它改变。

我的老保姆第二天要跟我一起去伦敦，办理遗嘱的事。那天，小艾米莉要在欧默先生的店铺里度过，晚上我们都要到那所老船屋里碰头。汉姆要像平日那样来接艾米莉回家。我会悠悠闲闲地徒步前往。佩格蒂兄妹会像来时那样回去，日落后在火炉旁等我们。

我跟他们在教堂墓地的栅栏门那儿分了手，也就是从前我想象中的斯特莱普背着罗德里克·蓝登^①的背囊停下来休息的地方。当时我

① 以上两人均为斯摩莱特小说中的主角，详见第四章注。

并没有径直回亚茅斯,而是在去洛斯托夫特的路上走了一小段,然后才回头朝亚茅斯走去。我在一家还算像样的酒馆里停下来吃了晚饭,这家酒馆离我从前说到过的那个渡口,约有一二英里。一天的光阴就这样消磨掉了。等我走到渡口,已经是暮色苍茫了。当时正下着大雨,这是个暴风雨之夜。不过阴云后面有月亮,所以并不十分阴暗。

过不了多久,我就看到了佩格蒂先生的船屋,以及窗子里透出的灯光。在沙滩上费力地走了一小段路后,我就来到了船屋的门口,接着就走进屋内。

屋子里看上去真舒服。佩格蒂先生已经抽过烟,晚饭也已准备停当。炉火烧得旺旺的,柴灰飞扬。那只小矮柜已为小艾米莉在老地方摆好。佩格蒂仍坐在自己的老位子上,看上去(除了她的衣服)好像从没离开过那儿似的。她又跟那只盖上有圣保罗教堂屋顶的针线匣,装在小房子里的量尺,还有那一小块黄蜡在一起了。这些东西全在那儿,好像一切如常,从来没有受到过打扰。葛米治太太也坐在自己原来那个角落里,显得有点儿烦躁,这看来也很自然。

“你是第一个到的,大卫少爷!”佩格蒂先生满脸喜色地说,“要是外衣湿了,少爷,就别穿在身上啦。”

“谢谢,佩格蒂先生,”我说,一面脱下外衣交给他挂起来,“一点儿也没有湿。”

“没错!”佩格蒂先生摸了摸两个肩膀,说,“和锯末一样干!你请坐,少爷,对你说欢迎的话是用不着的,不过我们诚心诚意地欢迎你。”

“谢谢你,佩格蒂先生,我相信是这样。哦,佩格蒂,”说着我吻了她一下,“你好吗,老妈妈?”

“哈,哈!”佩格蒂先生笑着在我们旁边坐了下来,搓着双手说道,这一方面由于解脱了最近一段时间来的烦恼,另一方面出于他天性的真

诚，“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我对她说过——比她更可以心安理得了，少爷！她对死去的人，已经尽到本分了，这一点死去的人也知道。死去的人对她做了应当做的，她对死去的人也做了应当做的。所以——所以——所以，一切都很好！”

葛米治太太长长地叹了口气。

“打起精神来吧，我的老小姐！”佩格蒂先生说（可是他暗中却对我们摇着头，显然他已觉出最近发生的事故，又引得葛米治太太思念起那个旧人儿来了），“别唉声叹气了！振作起来，这也为了你自己。只要你能高兴一点，你看吧，许多称心的事儿自然就会跟着来啦！”

“我能有什么称心的事啊，丹尼尔！”葛米治太太回答，“除了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之外，我能有什么称心如意的事儿啊！”

“不，不。”佩格蒂先生安慰她说。

“是这样，是这样，丹尼尔！”葛米治太太说，“我这样的人，怎么配跟有钱的人住在一起啊！什么都跟我过不去，我还是走了的好。”

“呃，没有你，我这钱怎么花呀？”佩格蒂先生带着一副认真规劝的样子说，“你这都说了些什么呀？难道这会儿我不比过去更需要你吗？”

“我知道以前从来没人需要我！”葛米治太太可怜巴巴地呜咽着说，“这会儿有人这样明白告诉我了！我这样一个孤苦伶仃的苦命人，又这样会烦人，怎么能巴望别人需要我呢！”

佩格蒂先生好像非常吃惊，想不到自己一句话竟会这样被人无情地曲解，正想回答，佩格蒂拉了拉他的袖子，还对他摇了摇头，把他给挡住了。他心里一副难过的样子，朝葛米治太太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看了一眼那只荷兰钟，站起身来，打了打烛花，把蜡烛拿到窗台上。

“好啦！”佩格蒂先生高兴地说，“好啦，葛米治太太！”

葛米治太太轻轻叹了口气。

“按照老规矩，亮起来了！你弄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吧，少爷！哦，这是为了我们的小艾米莉。你知道，天黑后，路上光线昏暗，走在路上让人高兴不起来。只要我在家，到了她该回来的时候，我就把蜡烛放在窗口。你知道，这一来，”佩格蒂先生朝我俯下身子，十分高兴地说，“两个目的都达到了，艾米莉会说：‘到家了！’同样，艾米莉还会说：‘我舅舅在家哪！’因为要是我不在家，我从来不让他们把蜡烛放在窗口。”

“你真像个娃娃！”佩格蒂说，尽管她这样想，但她很喜欢他这个样子。

“嗯，”佩格蒂先生说，两腿叉得很开，站在那儿，两手分别在两腿上搓动，露出得意的样子，时而看看我们，时而看看火炉，“我不知道是不是像。不过，你瞧，看起来并不像。”

“是不太像。”佩格蒂说。

“是啊，”佩格蒂先生笑着说，“看起来不像，可是——可是想起来像，这你知道。不管怎么说，哎哟哟，我可不在乎！让我告诉你吧，我去看看我们艾米莉的漂亮房子。嗨！当时，我要是没觉得，那儿的许多小东西就是小艾米莉的，那我就该——我就该天诛地灭了。”说到这儿，佩格蒂先生突然提高了嗓音，“你们都听见了吧，别的我可说不上来啦！我把那些小东西拿起又放下，我动它们的时候，真是小心了又小心，好像件件东西都是我的宝贝小艾米莉。我动她的小帽子时也是这样。我可不允许别人笨手笨脚地去动那些东西——哪怕给我整个世界，我也绝不允许。这就是你叫作娃娃的这个家伙，可是他的模样儿，却活像只大海豚！”说完，佩格蒂先生大笑起来，流露出他的满腔真情。

佩格蒂和我也都笑了，不过笑声没他那么响亮。

“你们知道，这是我想法，”佩格蒂先生又搓了一会儿大腿，然后满脸含笑地说，“因为从前我常跟她一起玩，我们假装成土耳其人、法国

人,以及各种各样的外国人——哎呀,是的,我们还假装成狮子、鲨鱼、鲸鱼,还有我说不上来的东西!——那时候,她还不到我的膝盖这么高哩。你们知道,这已经成了我的习惯了。哦,这儿这支蜡烛,瞧!”佩格蒂先生满心高兴地把手伸向那支蜡烛说,“我打定主意,等她结了婚搬走后,我仍要把蜡烛放在那儿,跟这会儿一模一样。我还打定主意,每当我晚上在这儿时(唉,不管我发了什么大财,我还能住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啊!),哪怕她不来这儿,或者我不去她那儿,到时候我仍要把蜡烛放在窗台上,坐在火炉边,装作在等她,就像这会儿一样。这就是你叫作娃娃的这个家伙,”说到这里,佩格蒂先生又哈哈大笑起来,“可是他的模样儿,却活像一只大海豚!啊,这会儿我看到蜡烛在闪耀发光,就对自己说:‘艾米莉正望着这烛光哩!她正往这儿走来!’这就是你叫作娃娃的家伙,可模样儿活像一只大海豚!这话说对了,”佩格蒂先生止住笑声,两手一拍说,“因为她果真来了!”

可是来的只有汉姆一个人。打我到了这儿后,夜雨大概下大了,因为他戴着一顶宽边防水帽,把他的脸都遮住了。

“艾米莉呢?”佩格蒂先生问道。

汉姆的头动了动,像是说她在外面呢。佩格蒂先生端起窗台上的蜡烛,打了打蜡花,把它放在桌子上,然后就忙着拨弄起炉火来了。这时,一动不动站在那儿的汉姆说:“大卫少爷,你出去一会儿,看一看艾米莉跟我给你看的東西好吗?”

我俩一块儿走到屋外。当我在门口走过他身边时,我看到他的脸色死一般的苍白,使我又惊又怕。他急急忙忙地把我推出门外,随手关上门。只有我们两人在门外。

“汉姆,怎么回事?”

“大卫少爷!——”

哦，他的心都碎了，哭得多凄惨啊！

看到他那么悲痛欲绝，我都惊呆了。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在怕些什么，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

“汉姆！可怜的好人！求你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快告诉我，到底出什么事了？”

“我的爱人，大卫少爷——我心里的骄傲和希望——我愿为她去死，眼下就愿为她去死的那个人——她已经走了！”

“走了！”

“艾米莉跑了！哦，这会儿，我只求仁慈的上帝赶快要了她的命（她那比一切都宝贵的命），别让她毁了身子，遭受耻辱啊！大卫少爷呀，你想想，她是怎么跑的吧！”

他那张仰望阴云密布的天空的脸，他那双紧握拳头的颤抖的手，他那个痛苦不堪地挣扎着的身子，跟那片冷寂荒凉的海滩在一起，直到此时此刻，仍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那儿永远是一片黑暗的夜色，汉姆是那夜色中唯一的活物。

“你是个有学问的人，”汉姆匆匆忙忙地说，“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最好的。我对屋里的人说什么好呢？我该怎么告诉他们这个消息呢，大卫少爷？”

我看到门在动，就出于本能地想把外面的门闩拉住，以便赢得一点时间。可是已经太晚了。佩格蒂先生已经伸出头来。即使我能活上五百岁，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他看到我们时脸上所起的变化。

我记得，当时只听到一阵恸哭和一声长嚎，女人们都围在他的身边，我们全站在屋子里，我手里拿着汉姆给我的那张纸。佩格蒂先生的背心撕裂了，头发乱成一团，脸和嘴唇都煞白，鲜血滴落到胸前（我想，那是从他嘴里吐出来的），两眼一直盯着我。

“念吧，少爷，”他说，声音低沉而颤抖，“请你念得慢一点，我不知道能不能听懂。”

于是，在死一般的寂静中，我拿着这封墨渍斑斑的信，读了起来：

你爱我爱得这么深，可我从来都不配你这样的爱，即使在我心地纯洁时，也不配，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远去了。

“我已经远去了！”佩格蒂先生慢慢地把这一句重复了一遍，“停一下！艾米莉远去了。啊！”

当我在早晨离开我亲爱的家时——我亲爱的家——哦，我亲爱的家啊！——

信上的日期是头一天晚上。

——我再也不回来了，除非他把我娶作太太带回来。几个小时以后，到了晚上，你只能见到这封信，见不到我了。哦，但愿你能知道，我心里是多么难过啊！但愿受了我这么多伤害的你，永远不能原谅我的你，能知道我是多么痛苦啊！我太坏了，有关我自己，信上已不值得一提。哦，你就想想我这人有多坏来安慰自己吧。哦，求你啦，千万告诉舅舅，现在我比以往加倍地爱他。哦，不要记起你们大家过去对我有多宠爱，有多关心——不要记起我们本来很快就要结婚——你们要尽量设想，我打小时候就死了，早已埋在什么地方了。求求我远离的上天，可怜可怜我的舅舅吧！告诉他，现在我比以往加倍地爱他。多多安慰他吧。找一个能像我以前待

舅舅那样的好女孩，爱她；找一个忠心于你，配得上你，除我之外不知有耻辱事的好女孩，爱她。求上帝保佑大家吧！我要时常跪下来为大家祈祷。要是他不把我娶作太太带回来，我就不再为我自己祈祷，我只为大家祈祷。我把我临别的爱献给舅舅。

我把我最后的眼泪和最后的感谢，献给舅舅！

信念完了。

我念完信过后好久，佩格蒂先生仍站在那儿，两眼一直盯着我。后来，我终于冒昧地握住他的手，尽我所能求他千万克制自己。他嘴里回答说：“谢谢，少爷，谢谢你！”可是身子一动也没动。

汉姆对他说话了。佩格蒂先生深深领会汉姆的痛苦，他紧握住汉姆的手。不过除此之外，他仍保持原来的样子，也没有人敢打扰他。

慢慢地，他终于像从幻觉中醒过来似的，把两眼从我脸上移开，转向房间的四周。然后低声问道：

“那个男的是谁？我要知道他的名字。”

汉姆朝我瞥了一眼，我突然感到一惊，惊得我后退了一步。

“一定有个可疑的男人，”佩格蒂先生说，“他是谁？”

“大卫少爷！”汉姆对我恳求说，“请你先出去一下，我好把我得说的话告诉他。这话你不该听的，少爷。”

我再次感到一惊。我一下瘫坐在一张椅子上。我想要回答他几句，可是我的舌头给锁住了，我的视线也模糊了。

“我要知道他的名字！”我又听到说。

“前些日子，”汉姆结结巴巴地说，“有个男听差有时来这儿，还有一位绅士，他们是主仆二人。”

佩格蒂先生仍跟先前一样，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不过这时他的眼睛

则一直看着汉姆。

“那个男听差，”汉姆接着说，“昨天晚上，有人看到他跟我们可怜的姑娘在一起——他一直躲在这儿附近，已经有一个星期了，也许还不止。别人还以为他走了，其实他躲起来了。你别待在这儿了，大卫少爷，别待在这儿了！”

我觉出佩格蒂的胳膊搂住我的脖子，不过，即使这座屋子整个儿坍倒在我身上，我也一动都动不了。

“今天早上，天刚亮，镇外就有一辆古怪的轻便马车套着马，停在去诺里奇的路上。”汉姆接着说，“那个男听差到马车跟前去了一趟，走开了，后来又回到马车跟前去了一趟。在他第二趟去时，艾米莉跟在他身旁。另外那个人就坐在马车里，就是那个男的。”

“天哪！”佩格蒂先生说着一退，一只手朝前一伸，好像要把他所害怕的事挡出去似的，“不用说啦，那人是斯蒂福思！”

“大卫少爷，”汉姆结结巴巴地大声说，“这——这不是你的错——我一点儿——一点儿也不怪你——不过那人确实是斯蒂福思，他真是该死的坏蛋！”

佩格蒂先生没有叫喊，没有流泪，也没有动一动身子。后来，好像突然醒了过来，从屋角的钉子上取下他的粗布外衣。

“来帮我一把吧！我手脚全僵了，连衣服都穿不上了！”他急不可耐地说，“快来帮我一把。行了！”当有人帮他穿上衣服后，他说，“好，再把那边那顶帽子递给我！”

汉姆问他，他要去哪儿。

“我要去找我的外甥女，我要去找我的艾米莉。我要先去把那条船凿沉。要是早知道他是这样一个东西，只要我还活着，我一定会在凿沉船的地方把他淹死的。当时他就坐在我面前，”他疯了似的伸出握紧拳

头的右手说道，“当时他就坐在我面前，跟我面对面，就是把我打死，我也要淹死他，我想这错不了！——我要去找我的外甥女！”

“去哪儿？”汉姆大声说道，一面用身子挡住门口。

“不管去哪儿！我要走遍全世界，去找我的外甥女。我要找到我那可怜的受了辱的外甥女，把她带回来。谁也别想拦我！告诉你们，我要去找我的外甥女！”

“不行！不行！”葛米治太太跑到他们两人之间，发急地大叫道，“不行！不行！丹尼尔，像你现在这样去不行。稍微等一等，再去找她也不晚。我孤苦伶仃的丹尼尔，好歹都得等一等。可是像你现在这样去不行。你先坐下，原谅我一直以来都让你烦心，丹尼尔——跟这事比起来，我的那点不顺心的事，又算得了什么啊！——让我们来提一提旧事吧！艾米莉第一个成了孤儿，后来汉姆也成了孤儿，我成了个可怜的寡妇，是你收留了我们。想想这些，你那颗可怜的心就会变软了，丹尼尔，”说着，她把头靠在佩格蒂先生的肩膀上，“你也就较能忍受住你的痛苦了，因为，丹尼尔，你是记得这句话的：‘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兄弟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①在这座屋子里，在这座我们已经安身了许多、许多年的屋子里，这句话是绝不会不起作用的！”

佩格蒂先生这时变得很顺从了。当我听到他哭起来时，一时间我本想跪下来，求他们饶恕我惹起这场灾祸，同时大骂斯蒂福思一顿。可是我有了另外一种表达感情的更好方法。我那颗负担过重的心，得到了同样的解脱，我也哭了起来。

① 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四十节。